

SHIWU GE SIQIU DE ZUIHOU CHANHUI

十五个死囚的 最后忏悔



战戈
冰河著·春

社

十五个死囚的最后忏悔
Shiwuge Siqiu De Zuihou Chanhui

战戈冰河 编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沈阳新生印刷厂印刷

字数: 160,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 插页: 2
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3,000

责任编辑: 李文刚 责任校对: 潘晓春

封面设计: 耿志远

ISBN 7-5313-0442-2/I·417 定价: 3.60 元

写在前面的话

高墙、电网、铁窗，凝结着法律的尊严，在人世间筑起一道善恶的分界线，也在善良人的面前封闭了一个陌生、神秘的世界。

尊贵的读者，你们想知道沉寂的死囚室关押着怎样一批罪犯吗？你们想了解那些罪犯为何会放弃自由的阳光，跌入罪恶的深渊吗？那么，请随着我沉重的笔触走进看守所的大门，去探视一个个变态的灵魂，去寻找他们人生的足迹。

仿佛是波浪滔天的苦海，一个个丑恶的灵魂在这里挣扎、沉沦，一个个扭曲变态的身心在这里呻吟、抽泣；当然，更多的因一失足而成千古恨的人在这里痛苦地反思追悔，回味那不堪回首的恶梦。

假如我的文字能使跌入地狱的灵魂呼唤出一个崭新的生命，能为那变态扭曲的身心寻回丧失的人性和良知，我情愿将全部热血都流注笔端，伴随彻夜不熄的孤灯。

假如我的故事能为迷途者指点迷津，能让彷徨者猛醒，我情愿让我的大脑成为永不休止的作坊，让手中的笔象一头永不疲倦的耕牛。

假如，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梦，那也无妨，我只企盼我所叙述的故事和实录作为一面镜子，奉献给那些善良者和邪恶者，在镜子面前再细细地端详一下自己。

作 者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纪 实 篇

十五个死囚的最后忏悔

- 1 悠悠金钱梦 (3)
- 2 舞场里的陷阱 (16)
- 3 情人风里的血腥 (27)
- 4 第三者出现之后 (40)
- 5 “潘金莲”新传 (51)
- 6 荒唐的生死恋 (54)
- 7 未婚先孕的姑娘 (62)
- 8 专咬姑娘舌头的男人 (67)
- 9 黄色录像害了他 (75)
- 10 现实生活中的赌命汉 (80)
- 11 机关大楼里的无名女尸 (85)
- 12 在三条色狼扑向少女的危急关头 (91)
- 13 郑大仙的“拘魂阵” (95)

14	二十斤大米=两条人命	(100)
15	长舌妇惹来杀身祸	(104)

实 录 篇

二十四名罪犯和自白书

1	金钱，扭曲了我的心灵	(111)
2	妒火，叫我做了傻事	(113)
3	偏激，伴我走进高墙	(114)
4	越境，使我落入了法网	(116)
5	偷盗，害我走上死路	(120)
6	无知，让我付出血的代价	(124)
7	想当老鸨致富的农妇	(126)
8	荡妇教唆我杀了人	(129)
9	五次坐牢的惯偷	(139)
10	变形的家庭舞会	(141)
11	由校门走进牢门	(142)
12	从大学生到阶下囚	(144)
13	淫秽书刊诱惑我成了强奸犯	(148)
14	园丁进了“特殊学校”	(150)
15	假如再给我一次生命	(151)
16	“哥们够意思”把我毁了	(156)
17	祸端起于酗酒	(157)
18	父母离婚后我学坏了	(158)
19	十六岁生日那天我被捕了	(160)
20	未进洞房进牢房	(1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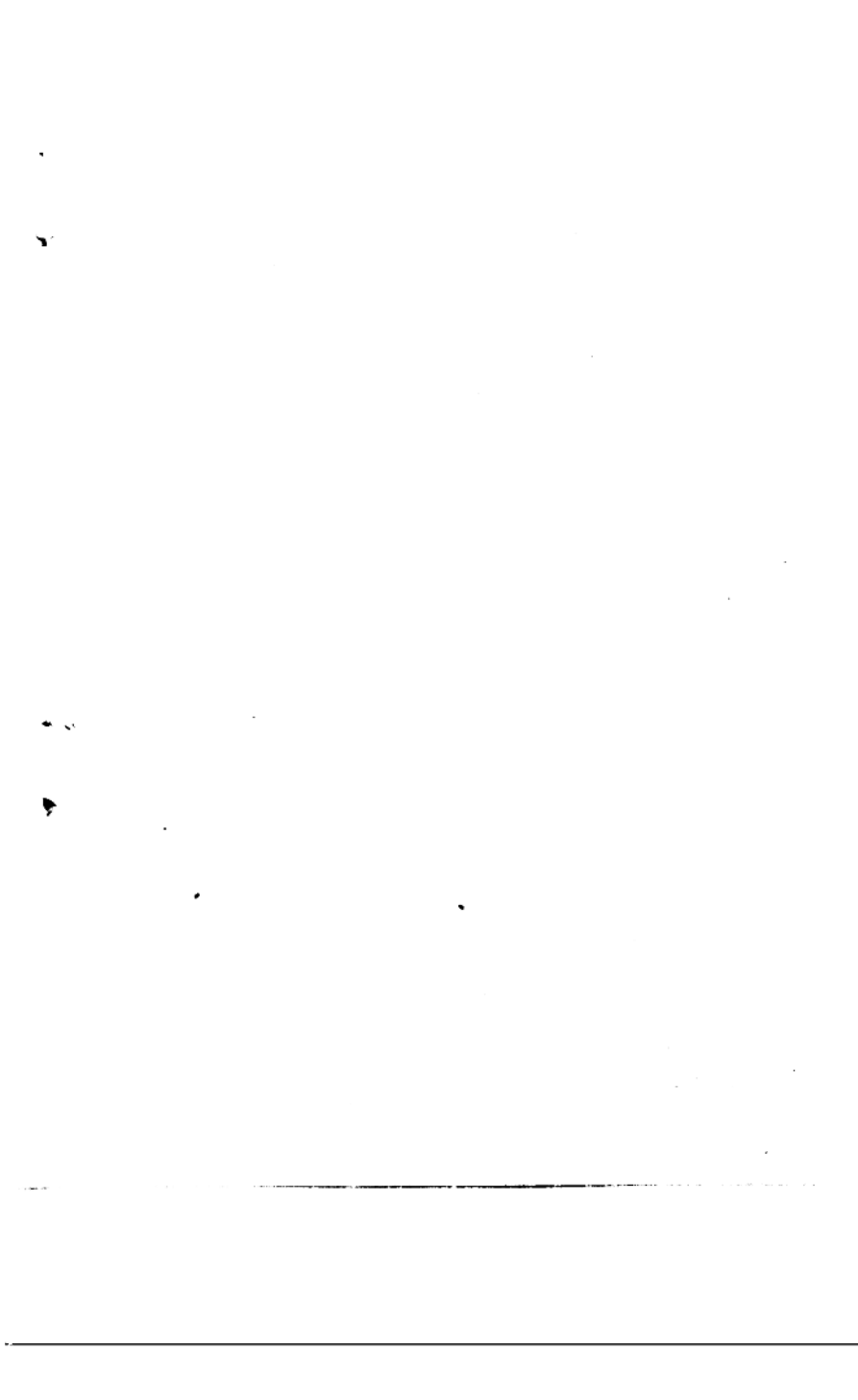
21	假如我是被害者	(168)
22	监狱“痞子”惊醒了	(171)
23	亲人的冷遇送我“二进宫”	(176)
24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181)

书 信 篇

高墙内外的心灵呼唤

1	婚礼上的悲剧	(187)
2	从一支外烟打开缺口	(189)
3	心上人，等着我	(192)
4	老师，我真后悔	(195)
5	凡入狱是罪有应得	(197)
6	爸爸妈妈，孩儿走了	(200)
7	姐姐，来世再报您的恩情	(207)
8	爸爸，忘掉儿捅你的那一刀	(208)
9	莘妹，今生永别了	(211)
10	妈妈，儿不能给您养老送终了	(213)
11	我愿痴情等你十年	(216)
12	哥哥啊，我恨你	(218)
13	儿啊，盼你早日新生	(220)
14	别担心我和你一刀两断	(222)
15	爸爸，别再当小偷了	(224)
16	女儿为你感到脸红	(226)
17	弟弟，我真不敢相信你会杀人	(228)
18	等到团圆那一天	(229)

19	赴刑前把棉衣穿上, 别冻着	(231)
20	伪君子, 你玩弄了我的感情	(236)
21	做一个回头的浪子吧	(240)
22	谁让我是你的妻子呢	(242)
后记		(245)



纪
实
篇

十五个死囚的最后忏悔

1 悠悠金钱梦

如今，不少人都在做发财梦。

某君孤注一掷，不顾妻子反对，用单位补助他修缮房屋的 200 元钱买了四张彩券。回到家里，几两白酒下肚，他枕着彩券悠然入梦。梦境里，他中了特等奖，象平步青云，何等激动，何等荣耀啊！于是，一家三口告别了简陋的小屋，搬进三室一厅的楼房内；过去敢想却买不起的彩电冰箱飞入家里；上下班骑上了崭新的进口摩托车。惹得多少人嫉妒、眼红……

一声闷雷击醒了他的黄粱美梦。他不情愿地睁开眼，看到的依然是黑暗的小屋，陈旧的家具，十四吋的黑白电视机。屋顶漏进的雨珠不断地滴在他的头上，他好不沮丧。

梦，毕竟是梦。人不能生活在梦中。

现实中的发财人并不鲜见。叼着进口香烟的实权人物，脑筋活络，手眼通天，写个条子批点紧缺物资，不费吹灰之力，顺手牵羊便捞足了回扣；拨拉着珠子不全的算盘的个体

户，凭着精明奸诈，投机取巧，也着实发了横财。

“嘿，人那叫能耐！”

真有人对此羡慕敬佩、嫉妒眼红，巴不得能围着这些富翁的屁股转，捡块骨头啃啃呢！不过，别性急。多行不义必自毙，不是正道来的钱，早晚要犯病。

现实生活中就有这么一个人，我们这里就叫他小A吧，顷刻间一跃成了腰缠万贯的富翁、大白天做梦吧？不是，钱就揣在他的口袋里，珍馐美味，食不厌精；出入舞厅，一掷千金。这怎会是梦呢？可他却瞪着眼睛坚持说：是做梦。在他仅仅二十五年的人生旅途中，他确确实实做了一场梦。惊人的发财梦，现在他梦醒了，眼睁睁地面对黑洞洞的枪口，成了即将被处死刑的罪犯。

几年前的一个夜晚，位于沈阳市大东区的一座低矮的小平房里，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正同自己最小的儿子进行特殊的谈话。

“……孩子，你是全家最小的，现在也参加工作了，真为你高兴啊。你在银行工作，整天和钱打交道，千万马虎不得。你要记住，不义之财不能取，银行的钱一分也不能往自己腰包里揣……”

他活了二十多年，还是第一次看到父亲如此严肃地和自己谈话，他能掂量出这番话的分量，深深地体会到父辈的希望，他不能无动于衷。

从小他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父亲是教师，吃了一辈子粉笔屑，两袖清风，一身清白。多年来，他们全家挤在这间简陋的小房内，仅靠父亲每月六十二元的薪水过日子。

家境贫寒，可想而知，吃的是玉米面窝窝头，穿的是打着补丁的粗布衣衫，睡的是硬板铺。物质生活虽然拮据，但精神世界充实，他对生活从未有过非分之想，在良好的家教下，从小学到中学，他学习一直拔尖，品行端正，是老师和同学们公认的优秀学生。所以，毕业后他很快被分配到中国工商银行沈阳分行所属的某储蓄所工作，当上了复核员。在待业青年大军不断扩编的年代，能找到一份这样的工作，真不知让多少同龄人垂涎不已呢！

他上班了，工作在钱堆里，多如雪片似的人民币整天在他手里过来过去，似乎永远也数不完。对于他这个在贫寒家庭长大的青年来说，过去别说没摸过这些钱，看也没看过。他头脑很清醒，懂得那些钱不属于他，也不该属于他。他能把握住自己。

不久，他的家庭发生了变化，那间狭窄简陋的小平房显然已经到了极限。再也容纳不下年龄渐长的孩子们，哥哥到了娶妻生子的年龄，姐姐也待字闺中。虽说这一进一出，“房客”总人数仍然持平，但家庭结构却同以前大不一样，总不该让恩恩爱爱的小两口和他们当公婆的挤在一处睡觉吧。

当父亲的起早贪黑，辛辛苦苦地在院子里盖起了简易房，给大儿子筑个小巢。紧接着又张张罗罗筹办婚礼的用品、女儿的嫁妆。尽管其排场、规模和那些有钱有势的人相比要逊色得多，但还是让这个老教师罄其所有，不仅花光了多年来口挪肚攒的积蓄，并且四处告借、负债累累。从此，小A的家庭出现了经济危机。

笑容在他年轻的面庞上消失了。他常常默默地望着父母

头上增添的白发，陷入惶惑；钱啊钱！简直是主宰一切的上帝，它能使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也能令人一筹莫展，走投无路。假始我拥有一笔永远也用不完的金钱，就能让父母转忧为喜，就能在人前面上有光。

“不！”父亲不愧是位教师，那目光象把锥子，似乎洞穿了儿子的心事。他正色道：“不要在钱的问题上与人攀比，应该在工作中与人争高低。”毕竟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懂得人活着的意义。

而小A此刻却很难听进父亲的忠言，他从未象现在这样看重金钱的地位。年轻的头脑富于幻想，而金钱又是无数幻想中的玫瑰色主线。他时常做梦。他梦见大把大把的人民币水一般地哗哗流入他的腰包。他甚至讨厌父亲近似忆苦思甜的政治说教。八十年代的青年大都不愿去翻旧黄历；而八十年代的青年的价值观又是什么？对他来说，只有一种诱惑，他的大脑皮层深处全都明晃晃地写着一个钱字，以至令他头晕目眩，钱迷心窍，忠言逆耳，父亲的话象一片轻飘飘的鹅毛，顺耳擦过，他并不放在心上，他嫉妒那些腰缠万贯的阔佬，羡慕“的士”代步的年轻暴发户，做梦都恨自己没能耐，偌大的沈阳城，挣钱的道象纵横交错的马路、街巷，偏偏自己象盲人骑马，连门都摸不着。他梦想有朝一日福从天降发一笔横财。不过，对银行的钱他还不肯轻举妄动，也许多年来的正统教育对他还具有一定的约束力，或许他的灵魂还没被铜臭彻底污染。除了胡思乱想，他还是一个工作认真，规规矩矩的青年。

但是，他实在太需要钱了。他忘不了金钱留给他的刺激

.....

那是 1985 年，他和一位姑娘相爱了。这位姑娘也不是什么大家闺秀，同样生在一个经济窘困的家庭，也许是穷怕了，她对金钱的渴求更甚于一般姑娘，对物质享受的占有欲远远高于现今家庭的水平线，毫无疑问，这个姑娘想借助婚姻力量，早些“脱贫致富”。而没想到钟情的小伙子即使不是身无长物，也并不宽绰。

夜幕拉开了。这对小恋人走出家门，紧紧依偎，漫步街头。电视节目不够刺激，没意思；花前月下的喁喁私语更没多大的实惠。于是，舞厅的大门敞开了，来吧，尽情地跳，玩个痛快，灯光迷离，酣歌曼舞，够刺激的了；酒吧间的啤酒香槟摆桌上，吃吧，杯盏碰撞。对酒当歌，虽然吃不起山珍海味，啤酒拼盘下肚，也算一饱口福。这一切离开了“孔方”兄，当然是无从谈起的。如今，众多的年轻人谈恋爱时似乎都恪守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恋人中会钞的，说白了就是掏钱“出血”的概由男方负责。（当然，女方“倒贴”的也有，但那多含某种企图。）这笔费用对一个基本工资只有六十多元的银行小职员来说，未免负荷过重了。这又能怪谁呢？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嘛。

他俩时常耳鬓厮磨，用幻想和浪漫构想着美好的生活前景。姑娘提议：“将来买一台摩托车，闲着没事时去郊外兜风.....”

“对。”他随声附和。下意识地捏捏自己的口袋，也许买个摩托车轮子还差不多。

没有根基的幻想，永远只是个幻想，在现实生活中根本

就找不到它的影子。国外有钱，有闲阶级驾驶自己的小车去海滨消暑，又去乡间别墅度假，中国人骑台摩托车兜兜风也就可以了。不过，切莫忘记：人的物质享受欲望应该受经济基础的约束，如果任其享受欲望无限制地发展，欲望就将成为可怕的猛兽，吞噬掉你的灵魂，让你终生痛悔莫及。

他俩情意缱绻，几乎难舍难分。双方父母也很满意，暗中为这即将组成的小家庭四下张罗。他俩准备“五·一”订婚。虽然礼节繁杂的订婚仪式远不如一份结婚登记书具备法律效力，但却是众多同人所公认的婚前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订婚嘛，就要吃顿订婚饭。男方家长则须在这特定的场合给姑娘表示表示，说得明白些，还是：钱。算是姑娘的初步身价。双方家长经过“外交”谈判，达成协议，男方出七百元钱。七百元钱对那些殷实家庭来说，实在微不足道；可对小A的家庭来说，却是一项巨大的开支，父母东挪西借，总算把钱凑齐了，把这份见面礼圆了下来。但并未到此为止。家具呢？家用电器呢？金银首饰呢？……那还是个可望不可及的未知数，对小A来说，差不多是个天文数字。

走进商场，姑娘兴高采烈地指着一台录音机，央求道：“才七百元钱，挺便宜的，咱们买下来吧。”

又是700元，姑娘说得挺轻巧。他的眉头拧紧了，别说七百，眼下七十元也拿不出来，姑娘大为失望，不满地给了他一个白眼，怒气冲冲地与他告吹了。

姑娘去了。他害了相思病——典型的单相思。思念姑娘？不，是思念钱，他恼恨自己太无能，算不得真正的男子汉，上班为钱累个半死，下班后又因为钱憋得要死。整天摆

弄成千上万的人民币竟一分一角和他无缘，给他带来无法排除的痛苦和折磨。

金钱是人创造的。在商品经济的社会实体中，金钱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物，而是物化了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他对金钱的理解和崇拜超过了一切，有了钱就有了一切——包括爱人；没有钱就失去了一切。于是，这个至高无上，无所不能的财神便抓住了他的灵魂，控制他的全部思维，只要一闭上眼睛，那些人民币就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即便是海市蜃楼也是美妙的；再睁开眼睛，烟消云散，依然面对清贫的现实，坐在工作间内，数着人民币做着白日梦，一走神儿，常常查错了钱。弄得同事们莫名其妙。谁也看不出他的思维已离开正常人的轨迹，向着危险的边缘滑落。

他也常常琢磨那些大小暴发户的生财之道：卖蔬菜的缺斤少两，开出租车的漫天要价，……无非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罢了。银行的小职员靠的是什？他绞尽脑汁，顿开茅塞，何不利用职务之便发笔小财呢？

机会终于来了。1986年3月，他在储蓄所任记帐员。有一天，他拿出一份空白的活期储蓄存折，随便杜撰了个储户田某某的姓名，又填写了帐号和金额。然后找到他的朋友孟祥。

“敢去取钱吗？”

“没问题。看哥们儿的。”

孟祥自然知道这存折是伪造的。他财迷心窍铤而走险，大摇大摆地走进储蓄所，凭着假存折，冒领人民币480元整。